



普濟戰紀

第二冊

U 9
625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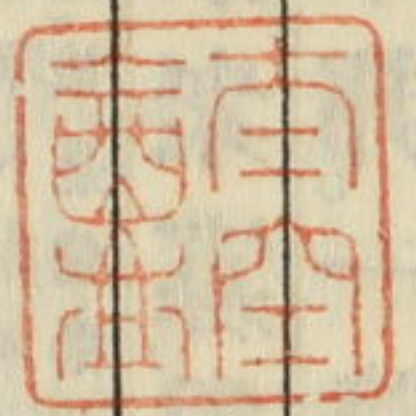


119
6255
2

普法戰紀卷二

南海 張宗良 芝軒 口譯

吳郡 王 韜 紫詮 輯撰



日耳曼列國。版圖由合而離。蓋始於一千八百六年。後越九年。復聯為三十五邦。歸於奧地里統轄。列國會盟。奧執牛耳焉。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與奧地里戰勝之。逐之出日耳曼列國外。於是列國推普為盟主。分為南北日耳曼。北二十邦。普魯士為之長。南六邦。巴華厘亞為之長。南北共立和約。謂嗣後如遇敵國外患。彼此救援。是年八月二十二日。為保疆禦敵之誓詞。曰。凡遇戰鬥軍旅之事。普可檄調巴華厘亞之兵。往從征伐。二十

普法戰紀卷二
一
諸道官



四日與戈添畢盟。二十六日又與巴甸盟。皆如巴華厘亞所誓之詞。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北日耳曼諸邦與普

同一議院。院中議事人員。例必盈十萬人。乃得公舉一

人。按南北日耳曼各邦。錫土分封。彷彿春秋時之列國。其幅員廣狹。各自不同。爵位高下。亦各區別。其間稱王爵者四。大公爵者六。公爵者六。王子開藩爵如三公者八。自為民主。不設例禁者三。其布星羅。犬牙相錯。顧列邦壤地雖小。而與歐洲諸大國往來。皆用敵體禮。惟是分士既衆。不免變觸之爭。遇大敵則心力不齊。難於制勝。然自填京維也納。插血結盟之後。法國亦憚之。而不敢發道光二年公議。各國接人數多寡。出兵若干。以備守禦。每百人出額兵一名。每二百人出接應兵丁一名。彼此聯絡。互相保護。軍分十二隊。馬步諸軍。其數亦不過三十四萬。統領元帥。由各國會議推舉。然皆填地里國人。為多。各國境與法蘭西相向之地。築三堅城。列國各出軍士。相為戍守。自普強填弱。共主之權。遂拱手而讓之於普。其初填普相聯。共三十五邦。自普與填分。稱王之邦。亞諾威別自為國。稱大公爵之邦。薩森下屬於荷蘭。比利時稱公爵之邦。荷耳石登屬於噠。曼和曼卜與得稍哥凌。合為一邦。拿搔又復他屬。稱侯爵之黑。西罕卜亦不在其列。民主之邦。佛郎法亦他有所歸。於是僅得二十有六邦。 茲將南北日耳曼各邦

幅員廣狹。民數衆寡。爵位大小。兵額多少。具詳如下。北日耳曼凡二十邦。一普魯士國。其地長廣六十萬二千三百十八方里。民戶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四百三

十六人。其君王爵。額兵六十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六人。今在位之普王威林第一。生於一千七百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乃扶烈達立威林第三之子。母為魯彝公主。王少時學習兵法。曾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親統偏師。進攻法境。其時職僅裨將耳。四十年。論功洊升顯職。授為波馬蘭尼省總督。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由衆推舉。為瓦薛士郡波士郡國會人員。四十九年六月。立為總統。督兵平巴甸之亂。是年十月一日。立為大經略。總制禮吳河上各省。五十八年十月九日。其兄疾革。命之攝國政。六十一年正月二日。其兄薨逝。遂即王位。先是於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納塞士威麻邦查魯士扶烈達立大公爵之女阿加士特為夫人。至

此升為王后。每歲國俸計金錢四十六萬九百六十四磅。宮院修葺之費不在其列。二塞慎尼邦。一名薩索尼。又曰塞循。居適中之地。其疆域北界普魯士。西界魯士。克厘士。東南界壤地里。西南界巴華厘亞。其地長廣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一方里。民戶二百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人。國中共分四部。曰德勒士達部。一名德。利停。首邑同名。即都城也。都中生齒十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六人。其兵制。凡男丁年及二十歲者。列入營伍。六年期滿。復當餘兵。三年防護地方。其風俗豪強。樂於戰鬪。向時應派兵數。例出二萬人。今在位之塞慎尼王約翰第一。生於一千八百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乃馬恂迷倫公爵第二之子。母為哥魯林公主。少入

學院。嫻習政務。年二十一歲。始入戶部辦事。越九年。洊升是部大臣。一千八百三十年至四十六年。特授大總戎。節制內外諸軍。後出遊以大利。所譯書籍甚夥。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九日。其兄扶烈得士阿加斯薨。遂繼其位。王后為高媚梨公主。乃巴華厘亞王女。娶於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國王每歲公祿十二萬八千磅。三麥蓮畢斯乖零。一名梅格稜。不爾厄。斯乖零。又曰墨林堡。在歐洲北平原內。地勢處日耳曼之北。北界波羅的海。東與南界普魯士。西界漢挪瓦。按麥蓮畢分兩部。此不。僅就厄爾斯乖零說。其地長四百里。廣二百八十里。統計四萬五百十三方里。民戶五十四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國中共分六部。曰斯乖零王親部。即其都城也。都中八民二萬二千一百九十七人。曰維士麻伯爵部。曰梅格林不爾厄部。曰温

登部。曰羅士鐸部。曰公會部。其君為大公爵。額兵五千六百八十五人。此論戰時增加之數。其承平時。正兵本不過二千八百四十一人。應派兵數。例出二千九百六十七人。今在位之大公爵扶烈達力。負蘭士第二。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乃普國保羅扶烈達力大公爵之子。其母為亞山殿林公主。亦普國女。四十二年三月七日。父沒繼位。四十九年十一月三日。娶阿加斯得公主為妃。六十二年三月三日。妃薨。明年五月十二日。再納晏拿公主為繼妃。逾歲四月十五日。繼妃又卒。至六十八年七月四日。復娶美梨公主為繼妃。每歲公田賦稅所入。約十二萬磅。四荷殿畢邦。一名戈。添畢。內有一小邦。曰尼。浮生。為之附庸。在歐洲北平原內。其疆域北界日耳曼洋。東界孛黎棉。西南兩方俱界漢挪瓦。其地長廣七

千二百五十一方里。民戶二十九萬五千二百四十人。國中共分七部。曰荷殿畢部。即都城也。都中戶口八千三百七十九人。曰紐思卜部。曰荷域耳干尼部。曰德耳棉荷士部。曰域達部。曰葛勒邊孛部。曰依哇部。此外有魯別邦。巴根斐邦。亦附隸焉。其君為大公爵。額兵三千六百七十三人。其國共設步兵四隊。計二千八百八十八人。騎兵三隊。計四百八十人。砲兵三百六十九人。此外有管理軍裝員弁十四人。並不設立水師。應派兵數。例出三千七百四十人。今在位之大公爵彼得第一。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七月八日。乃阿加士大公爵之子。其母為埃特公主。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父薨繼位。於先一年二月十日。納以利沙伯公主為妃。每歲食國俸二萬五千五百磅。封地所入者。歲有六百磅。亦以供君度支。五布倫士克邦。一名不倫瑞克。其地不相連屬。或重

疊歧出。有若魚鱗。或彎環曲折。如帶然。統計長廣四千
 五百七十八方里。民籍二十八萬二千四百人。國中分
 為六部。曰布倫士克部。即都城也。都中戶口共四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人介於普魯
 士漢挪瓦之間。曰勿爾衡。字德部。曰恩士達部。曰荷耳
 士棉多部。曰干達琛部。曰布倫根白部。其君公爵額兵
 凡五千三百五十九人。其軍制。承平時。馬步兩軍二千
 四百七十六人。戰軍二百四十四人。軍興時。馬步兩軍
 增至四千八百五十七人。戰軍增至五百二人。自一千
 八百四十九年以來。其大軍。為普國之翼兵。防守普之
 隣得堡城。應派兵數。例出三千四百九十三人。是邦與
 圖雖狹。而制度整飭。實為日耳曼諸邦所不及。今在位
 之公爵威林第一。生於一千八百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乃扶烈達力公爵之次子。其母為美厘公主。三十一年。
 國中有事。其兄出奔他國。遂於是年四月二十五日。即
 位公爵。富有物產。每歲稅課所入。三萬三千一百八十
 磅。六塞士威麻邦。一名色西威麻通境區為三方。國都曰維麻。東
 南曰紐士達。西方曰伊時納。西北與普之薩索尼。土壤
 毗連。其地長廣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三方里。戶口二十
 七萬三千二百五十三人。土瘠而民勤。威麻為都城。最
 饒富。足穀食。城中生齒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六人。其君
 公爵。應派兵數。例出三千三百五十人。今在位之大公
 爵查魯士亞力山大。生於一千八百十八年六月二十
 四日。其父亦大公爵。與之同名。母為媚犁公主。五十三
 年七月八日。繼父即位。先於四十二年。納蘇菱公主為

妃。每歲食國俸二十三萬磅。七麥蓮畢士特勒士邦。一名梅格

穆斯德勒利斯。又曰。脈幾領麥斯特里司。在依彌河東岸。東南俱界普魯士。西界斯

乖零。北界波羅的海。其地判為兩大區。一曰塞達割。一

曰勒斯白。長一百八十里。廣一百餘里。統計之。六千四

百十四方里。戶口九萬九千六百人。都城曰新士特勒

士。雉堞崇整。頗稱鞏固。生齒七千二百二十七人。其君

為上公爵。額兵僅八百人。應派兵數。例出一千一百九

十七人。今在位之大公爵扶烈達力威林第一。生於一

千八百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乃大公爵佐治之子。其母

為梅利公主。六十年九月六日。父薨。即位。先於四十三

年六月二十四日。納阿加士得公主為妃。每歲食國俸

二十三萬磅。入塞士迷煎甯邦。一名塞西敏領士。又曰。埃塞美塞內英。彈丸小區。

判為兩土。合計約不滿百里。長廣八千四百七十九方

里。戶口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人。其疆域西北界威麻

東南界巴華厘亞。通國共分四部。一曰迷煎甯。即其都

城。建於威拉河右岸。城中多名園廣墅。華麗冠於日耳

曼諸邦。稱勝地焉。生齒六千六百八十六人。一曰希巴

根。一曰算尼白。一曰沙耳飛。應派兵數。例出一千九百

十八人。今在位之公爵佐治第二。生於一千八百二十

六年四月二日。乃班那公爵第一之子。五十年五月十

八日。娶沙律公主為妃。越五年三月三十日。妃薨。五十

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續配翡多刺為繼妃。六十六年九

月二十日。其父以倦勤國事。內禪。遂繼統稱君。每歲公

祿一萬八千七百五十磅。九晏和邦。一名安合。又曰。卷治爾。本由三國

而併為一邦。其地長廣七萬七千四百八十一方里。戶口十八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人。一日晏和曼卜。一日晏和德稍。一日晏和哥凌。半在伊彌河平原。半在哈士山谷。曼卜錯入於普魯士境內。有輪車鐵路。直達普京伯靈。幅幘二千八百三十五方里。民數五萬六千三十一人。德稍地勢居東。最稱沃野。伊彌摩特兩河環流其境。幅幘三千十方里。民數六萬二千九百四十人。地雖褊小。曾產名人。哥凌居曼卜德稍之中。而易北河繞其左右。幅幘二千六百六十八方里。民數二萬七千五百人。其君公爵。兵無定額。應派兵數。曼卜例出六百十六人。德稍哥凌例出一千四百二十二人。合之共二千三十八人。按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公會集議

德稍哥凌合為一邦。旋又合曼卜版圖。統於一君。今在位之公爵。為李阿佛固扶烈達立。世裔與普同出於一源者也。於一千八百十七年八月九日即位。由祖傳孫祖名李阿佛扶烈達立。父為扶烈達立世子。其母乃亞美梨亞公主。即位逾年四月十八日娶扶烈達立公主為妃。卒於一千八百五十年正月一日。越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再娶他族女。正位宮中。其邦疆輿雖隘。而民居稠密。城邑相望。山水環抱。縈帶郊外。都城亦具園亭之勝。清幽宏敞。足供娛樂。是以列邦遊屐都至焉。十塞土哥畢哥邦。一名石西哥卜哥地。其地區為兩方。西曰哥卜。東曰哥沙。陀林嘉華大山。橫亘其間。大小河道。縈貫境中。足資灌溉。其地長廣六千三百九十方里。戶口十五萬九千四

百三十人。所分二部。哥卜城。瀕易士河左岸。城內雖狹小。而附郭多大鄉。哥沙城。建於列尼河上。有車路可以四達。其民以牧畜爲業。其君公爵。額兵祇一千八百六十人。應派兵數。以盡調額兵爲率。今在位之公爵淵士第二。生於一千八百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乃公爵淵士第一之子。母爲魯彝公主。少入學校。肄習政事。年十九。入塞慎尼邦軍籍。弱冠後。慨然有涉歷遠方之想。遂往西班牙。以大利阿非利加北洲。遨遊殆遍。車轍所至。輒覽其山川險易。問其風俗醇良。識其民生勞苦。一誌於書。二十四歲五月三日。娶亞力山地連公主爲妃。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父沒卽位。每歲封地賦稅所入。計一萬五千磅。或亦時有贏絀。十一塞士亞

北典北邦。一名石西其地在塞慎尼邦之西。疆域判爲兩區。魯士基拉威麻二境。直亘其間。遂成中斷。依地勢分設二部。一爲羅尼白部。而以亞典畢爲都城。城建於孛黎河左。由普京伯靈至巴華厘亞之輪車鐵路。必繞其境外。而過城中生齒一萬六千三百十人。一爲沙黎伊森白部。而以格拉爲首邑。邑中生齒二千四百六十三人。其地長廣四千二百六十五方里。戶口十三萬七千八百八十三人。此邦地隘民貧。耕種之外。多業紡織。其君公爵。兵無定額。應派兵數。例出一千六百三十八人。今在位之公爵淵士第一。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乃佐治公爵之子。母爲馬梨公主。二十七歲四月二十八日。娶晏尼公主爲妃。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八

月三日。父沒卽位。每歲公祿二萬一千四百五十磅。十
 二窩德邦。一名注山野地也。東南俱界希士格塞爾。西北俱界巴華里亞。其疆域所鄰
 西北南並與普之維士發里接壤。境內多小山。饒林木
 鐵石之利。其地長一百二十里。廣八十里。總計之。三千
 八百五十五方里。民數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人。共分兩
 部。一曰窩德部。以阿羅耳為都城。岡嶺葱鬱。頗擅形勝。
 城中居民二千一百六十八人。一曰比阿曼部。地出温
 泉。其君爵同於公。兵無定額。應派兵數。例出八百六十
 六人。世子佐治。畫朶。生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正月十
 四日。乃佐治扶烈達立之子。向與普魯士同出一源。其
 母為依麻公主。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十四日。父沒
 卽位。以尙在冲齡。故母為之聽治。代攝國政。二十二歲

九月二十六日。娶希連拿公主為妃。每歲公祿計三萬
 六千七百三十五磅。十三勒迭模邦。一名德的摩爾。又曰立比利摩爾。在阿威
 諾之南。境內多山。林木叢茂。其地長一百二十里。廣一
 百里。總計之。三千七百三十五方里。戶口十萬八千五
 百十三人。其民勤耕織。孳牧畜。氣候和平。庶草蕃蕪。首
 邑迭模。建於威拉河濱。城中生齒五千二百三十二人。
 其君爵同於公。王胄也。兵無定額。應派兵數。例出一千
 二百二人。世子李阿佛第二。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九月一日。乃李阿佛王子之子。其母為依媚梨公主。一
 千八百五十一年正月一日。父沒繼位。逾年四月十七
 日。娶以利沙伯公主為妃。每歲國俸一萬磅。然度支之
 際。出浮於入。十四斯瓜魯多士達邦。一名瓜斯堡。又曰盧德斯達。包於普

魯士境內。陀林根大山。峙其南。土瘠而穀少。所植多胡麻。居民耕牧之外。尚陶冶。山礦饒鹽鐵。其地長九十里。廣七十里。總計之。二千八百五十八方里。戶口七萬一千九百十三人。共分兩部。一曰魯多士德部。都城同名。建於沙黎河濱。鞏固崇整。雉堞環其四周。城中居民六千一百十二人。一曰佛郎根荷森部。頗稱繁旺。以佛郎根白為首邑。其君爵同於公。兵無定額。應派兵數。例出八百九十九人。今在位之君亞兒佛。生於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娶阿加士公主為妃。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其兄薨。乃繼為君。耆耄之年。始踐國位。每年國人所奉公祿。計一萬二千一百八磅。私地賦稅所入。不在

此例。十五斯瓜孫德砂森邦。一名斯瓜斯堡。孫德耳沙生。包於普之薩索尼境中。西界塞士哥沙。スゴウ東界魯多士達。スダ其土稍沃衍。民食可以無虞。其地長一百二十里。廣六十里。總計之。二千七百六十八方里。戶口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五人。共分兩部。一曰孫德砂森部。都城同名。美注威巴兩河。交匯境中。居民三千九百十七人。一曰晏士達部。首邑同名。貿易旺於都城。戶籍亦衆盛。其君爵同於公。乾綱獨攬。權不旁貸。兵無定額。應派兵數。例出七百五十一人。今在位之王子娟特第二。生於一千八百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歲。乃娶馬梨公主為妃。越七年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繼父娟特王子之位。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復娶馬地得公主為繼妃。民間所奉公

俸二萬二千二百四十磅。封地所入不列於中。十六魯士色力司邦。一名留斯士給。利斯亦曰給拉。其疆域東界薩慎尼。西界阿典北。南界巴華厘亞。北界紐斯達。本為一邦。而後析為二。袤延僅數十里。約共三千七百四十六方里。戶口八萬一千八百六人。境內峯巒環拱。迴互起伏。青翠萬狀。然無崇山峻嶺。雄峙其間。土沃食饒。稱為樂國。地分三部。一曰色力司部。都城同名。一曰羅本石丁部。一曰基拉部。幅員之廣。戶籍之盛。貿易之豐。三部之中。此為最。其君爵同於公。兵無定額。應派兵數。例出一千二百四十人。今在位之君軒力第十四。生於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乃軒力王子第六十七子也。母為亞地厘公主。二十七歲。娶魯彝公主為妃。一千八百六十

七年七月十日。父沒繼位。每歲國俸二萬磅。十七桑畢勒邦。一名校暗。畢勒。其疆域東界亞諾威。南界勒迭模。西北界巴華厘亞。平壤膏沃。穀食充饒。境中有布基白山。為之屏蔽。威沙河。為之灌輸。其地長八十里。廣三十餘里。約計一千七百三十一方里。戶口三萬七百七十四人。不分部落。共轄四邑。都城布基白。建於坳河之濱。依山為城。頗稱鞏固。城中生齒三千二百五十人。山曠多產煤。其君爵同於公。兵無定額。應派兵數。例出三百五十人。今在位之王子。其君亦得稱王子。亞多父。生於一千八百十七年八月一日。乃佐治王子之子也。二十八歲十月二十五日。娶夏棉拿公主為妃。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父沒即位。每歲公祿二萬五千磅。然所負國債殊多。

十八含卜邦。一名漢麥，又曰早堡，又曰昂不爾厄，按此邦政由民主。自推殷戶為統領，以總其成。不隸王侯，稱之為罕西部落。以列入罕西阿德會也。不立君主者，向有四邦。曰魯北，曰孛厘棉，曰佛郎法，而含卜其一也。含卜在日耳曼之北，地間隔不相聯屬。延袤四五十里，約計一千二百六十三方里。戶口二十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一人。都城建於依彌河右，距河口二十九里許。帆檣鱗集，琛貨雲屯。為各國互市之地。瀕河林樹葱蘢，蔚然深秀。樓臺宏麗，風景宜人。為含卜城外名勝所。其船多至中國貿易。或謂之勝波利國。於通商處所，亦設立領事官。國中設官二十八人。佐理政事。由部眾推選家貲十萬以上者，始得充之。六十年前，為法人所侵擾，大受殘害，應派兵數。

例出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十九魯北邦。一名盧卑各，又曰律北克國。地不相聯。居於北方。延袤約三四十里。約計九百六十七方里。戶口八萬七千五百十八人。貿易亦甚鉅。六十年前，為法人所攻。有麥魯查者，嬰城拒守。然卒不能支。礮臺已為法焚燬。旋得鄰兵來援。法人始退。魯北都城建於劃根尼德拉威兩河之間。河水濼匯。灌溉有資。瀕波羅的海。有魯別灣。距城三十五里許。城中版籍三萬七千一百七十七人。不設君位。庶民自立官長治理。應派兵數。例出二千一百六十三人。二十孛厘棉邦。一名不來梅，又曰北閱。在威塞河濱。東界亞諾威。餘俱界戈添畢。袤延三十里許。總計之積九百五十四方里。戶口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五人。其通商悉在威塞河口。貿易甲於他處。民以造船為業。商

船時來中土邦中著名之城三。都城卽曰孛厘棉。分新
舊兩城。舊城建於威塞河右。衢巷狹小。房舍樸陋。新城
建於威塞河左。頗極華整。境內火輪車路。可達比利時
法蘭西。一千八百六年。曾爲法人所侵奪。後卒歸入公
會。向時設官數員。事悉專斷。近日雖亦由殷戶推舉。而
一切政刑。必會議而後定。部衆亦得預議事列。餘二城。
曰維磯薩克。距都城西北二十九里。曰孛黎麻哈衡。距
都城北約百里。應派兵數。例出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南
日耳曼凡六邦。一巴華厘亞邦。一名巴威也。按又曰拜焉。在東南方。東
南俱界壞地里。西界戈添畢。北界希西加司。其地屏山
而帶河。近河之地多豐。近山之地多磽。多惱河。其間
尤資通國灌輸。在列邦中。幅幘最廣。除普嶼兩國言。亦最稱雄強。

南北一千一百餘里。東西八百里。總計之積。二十四萬
七千七百五十二方里。戶口四百六十五萬七千三百
六十七人。通國共分八部。一曰澳巴畢晏部。都城曰慕
尼克。亦曰街市整潔。居民勤於藝術。與各國通市。城中
生齒十三萬七千九十五人。二曰廼華畢晏部。三曰布
華尼士部。四曰厘仁士卜部。自古著名。向時日耳曼會
盟。咸集於此。房舍華麗。貿易盛隆。五曰澳巴佛郎根部。
六曰密得佛郎根部。首邑曰南卜。勒尼河貫於城中。橋
梁相望。風景清嘉。多織布造器之匠。七曰晏得佛郎部。
首邑曰惡士卜。建於棉河上。古城也。八曰紐卜部。首邑
曰惡士卜。在瓦得勒尼兩河匯流處。民勤織業。國設上
下兩議院。規制略如英法。軍制分爲三等。一曰正兵。其

額十萬三千二百十三人。一曰餘兵。十萬一千四百二十四人。一曰防兵。五萬六千五百人。向時額設步兵三萬六千五百六十六人。騎兵六千四百八十八人。礮手三千三百五十七人。其防守及蘭威兵。數目未詳。凡為兵者。自十九歲至三十歲。充入行伍。民間甚重文學。多俊秀。其操業者多務農。向時與塞慎尼壤地里。迭相雄長。其君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升為王爵。應派兵數。例出五萬九千三百三十四人。今在位之王勒域第二。生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乃馬恂迷倫王第二之子。其母為媚梨公主。六十四年三月十日。父薨。遂即位。每歲公祿二十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七磅。二戈添畢邦。一曰瓦爾。又名哇鼎麥。又作威丁山。更名味典白。東界巴華厘亞。南界干澤丹湖。西北俱界

巴敦。西南有大山為屏蔽。餘則疆土平曠。賴來尼多惱兩河之水。以資灌溉。為日耳曼列邦中最美部落。南北五百里。東西三百六十里。總計之。長廣六萬四千八百方里。戶口一百七十二萬七百八十八人。通境分四部。一曰廼加部。以廼加河得名。都城曰斯得都牙。環城皆山。林木葱鬱。城中房署壯麗。衢市廣潔。雖不及普京。而亦可居其亞。二曰賒瓦爾部。首邑律靈根。多工肆。昔曾建都焉。三曰浙士部。四曰丹紐部。首邑阿崙。其地產糖。國民勤於穡事。尚藝術。食足貨饒。頗稱富強。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為法人所侵。遂與議和。得以無事。其君王爵。由一千八百六十年。附入來尼公會。始列於王邦。向時額兵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八人。軍興時。增至二萬六千七百五十人。國內

男丁年及二十一歲者。應入營伍。至三十一歲止。

一說客設步兵

一萬騎兵三千六百大砲手二千五百應派兵數。例出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九人。

今在位之王查魯士第一。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三

月六日。乃威林第一之子。六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父

薨卽位。是年七月十三日。納阿嘉公主爲后。國人歲奉

公糈七萬三千五百六十六磅。三巴顛邦。一曰巴敦又名麻領其疆域

東界戈添畢。西界法蘭西。南界瑞士。北界巴華厘亞。南

北七百里。東西三百四十里。總計之積。四萬九千四百

八十五方里。戶口一百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九十人。境

內多山。黑林山ワラフナレスト幾踞其大半。岡嶺盤互。峯巒聳秀。風景

清華。爲日國最國之西偏地。不甚平。而極膏沃。全藉來

尼多惱兩河。以資灌溉。通境分爲四部。一曰密德林部。

都城曰加斯廬。建於平原。蔚然深秀。宮院雅麗。非他處

可及。有輪車鐵路。以達法蘭西瑞士等國。城中居民不

下萬餘家。計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二人。二曰荷巴林部。

首邑曰佛黎白。貿易頗盛。三曰勒部。首邑曰干澤丹。以

瀕干澤丹河得名。有古羅馬城遺跡尙存。其地多溫泉。

四曰宴達林部。首邑曼興。城垣廣大。商賈殷闐。民人多

以耕地。採山爲業。其君爲大公爵。國中設立上下議院。

政事節制之權。得歸於上。不設軍政。額兵六千五百八

十四人。應派兵數。例出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七人。今在

位之大公爵扶烈達立第一。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六年

九月九日。乃李阿佛大公爵第一之子。母爲蘇翡公主。

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父薨。遂承其統卽位。四年九

月二十日。納魯彝公主為妃。國民歲奉公糈六萬磅。四
 希士一名希西加司德邦日接塞加塞爾其疆域東界巴華厘西界普
 魯士與惟士發里境相接北連亞諾威長四百里廣二百五里地面積
 方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里戶口八十一萬三百二人
 其地多山岡茂林樹西方土平壤沃來尼河支流分注
 域中通境區為三部一曰西得根幸都城曰耽士達瀕
 耽白河有新舊兩城生齒衆盛棟宇崇華二曰零黑西
 部首邑棉士瀕來尼河左岸城垣廣固環堞建立礮臺
 防衛綦嚴三曰阿巴黑西部首邑屹森平蘭其君為大
 公爵設上下兩院每三年一集議事額兵一萬六百十
 八人應派兵數例出一萬三百二十五人今在位之大
 公爵勒域第三生於一千八百六年六月九日乃大公

爵勒域第二之子母為威連公主四十八年六月十六
 日父薨即位先於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納馬地公
 主為妃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妃以疾逝每歲公祿
 六萬二千六百五十磅五魯士格厘士邦一名留士略勒斯又曰沈斯額力司其
 疆域東界塞慎尼西界阿典白南界巴華厘亞北界普
 魯士長七十里廣五十里總計之積一千二百四方里
 戶口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人通國境宇甚狹不設部落
 但就地之形勢區為二土一曰格厘士都城同名瀕伊
 澤達河境多小山牧場廣斥其東曰巴克不過蕞爾彈
 丸耳建於沙黎河岸其君爵同於公應派兵數例出一
 千二百四十一人今在位之王子軒力第二十二生於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乃軒力王子第二

十一之子。母為哥連公主。五十九年十一月八日。父薨。卽位。年幼。其母攝理國事。至六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王子始自親政。按其制。國君年未盈十八歲。不得治事。或母后。或至戚。暫為攝。俟其成立。然後反政焉。凡在治下者。所有物產。多屬於王子。六勒天士田邦。一名利治丁斯鼎。又曰。在日耳曼列邦中。幅員最為狹隘。幾於微小。不足比數。包於塞慎尼所屬之伊支摩治大山內。其地延袤。南北四十三里。東西約十四里許。積方四百四十三里。戶口七千一百五十人。境內多山谷。土性膏腴。草木蕃殖。居民多以耕牧樵織為生。分為兩部。一曰勒天士田部。都城同名。二曰石零白部。其君爵同於公。本勃林士苗裔。向為歐塞特里國人。殷富。為歐洲之冠。應派兵數。例出九十一人。統計北二十邦。計地長廣一百四十四萬五千

六百四万里。戶口二千七百九十七萬八千六百五十一人。南六邦。計地長廣五十萬三千五百九方里。戶口八百六十萬六千九百四十八人。凡南北日耳曼相合。得地一百九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方里。人民三千六百五十八萬五千五百九十九人。按此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各邦戶口冊所報民數也。約計每九方里。可得一百七十七人。由是歲至今日。耳曼民數。已加至三千八百萬人。其數約與法國相等。法國與地長廣一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二十方里。生齒之籍。每五歲一轍。一核。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所有詳核戶口總冊。共計居民三千八百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八人。然則法國疆宇之廣。民族之盛。舉南北日耳曼二十六邦。當之始相敵也。其兵額則日多。於曠觀南北日耳曼之形勢。分之或不免如彈丸黑子。合之則儼然土廣而民衆。今南北同聯一體。呼吸相通。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靜也。屹山嶽而不搖。其動也。如注江海而莫禦。於以歎普之擅其利者無窮。固孰得而京之哉。是時南北日耳曼從普出征。軍數固有可

稽焉。普日諸軍。共分為三路。大將沙士都魯統領第七軍。乃威士非里仁兵。大將高斌統領第八軍。乃禮吳河上各省防兵。此二軍屯筍於沙魯士沙北勒沙芝。里加士爹。其總營駐於曷威刺紐顯嘉旋。含卜大將和烈士統領第十軍。乃間挪華兵。由含卜屯筍。至蘭士多兒。為以上兩軍之犄角。屯軍之處。均有輪車鐵路。往來於聖雲爹蘇巴希古魯士拿斌尖北勒斌尖等處。第七軍之半。乃東日耳曼兵。駐筍於哥龍哥卑連士。大將蠻士田統之。第二軍乃波摩蘭呢仁兵。第九軍乃和士甸兵。亦為大將蠻士田所督帶。筍於波羅的海濱。大將福堅士田為之統領。此二軍鎮守波羅的海濱西北各省。以上三軍。半乃大將士顛蔑士所統。而大將必田飛副

之。其兵制以三萬五千人為一軍。約計十有三萬人。此第一路也。大將甲故以未審其姓名統領第三軍。乃巴蘭甸畢兵。大將亞雲士里下統領第四軍。乃普之塞慎尼兵。塞慎尼邦世子統領第十二軍。乃塞慎尼正兵。此三軍由含卜筍至嘉沙士羅屯紐士得蘭兜。其左與普王子所統之兵。聲勢相接。以上三軍皆為普郡王所總統。以為中堅。每軍三萬五千人。約十有一萬人。此第二路也。普王子所總統者。為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軍。附統巴華厘亞兵第一第二軍。巴甸兵戈添畢兵。駐筍於紐士得士牌亞查麻旋。其總營屯於巴沙便。由雲甸直筍至法界近威心畢瓦士路得畢等處。此第三路也。今將南北日耳曼諸軍之數。分為四道。計之第一道。北日耳曼

兵。共計五十五萬人。大礮一千二百尊。騎兵五萬三千人。餘勇十八萬三千人。餘礮二百三十四尊。騎兵餘隊一萬八千人。更有蘭華兵譯即壯丁也二十萬五千人。蘭華騎兵一萬人。總計馬步兵丁九十四萬二千人。礮一千六百八十尊。馬十九萬三千匹。第二道。巴華厘亞兵。六萬九千人。礮一百九十二尊。馬一萬八千匹。餘勇二萬五千四百人。餘馬二千四百匹。另有蘭華兵二萬二千人。第三道。戈添畢兵。二萬二千人。礮五十四尊。馬六千二百匹。餘勇六千五百人。蘭華兵六千人。第四道。巴甸兵。一萬六千人。礮五十四尊。餘勇四千人。蘭華兵九千六百人。南北日耳曼兵。凡一百十二萬四千人。普法交境之處。設兵防衛尤嚴。其間以禮吳河爲之界。普國通境

中。建有第一等礮臺者九。其瀕於禮吳河者。有美賢士礮臺。高卑連士礮臺。哥龍礮臺。其在亞兒鼻河濱。有江尼士田礮臺。麥棣礮臺。在阿得河處。有士鐵田礮臺。在華得河處。有波仙礮臺。在威士雕得河口。有丹澤礮臺。在比厘芝兒河處。有岡尼士礮臺。以上諸礮臺。皆在普國界內。惟美賢士乃在希士邦。江尼士田乃在塞慎尼邦。其第二等礮臺。則在沙魯士。威些兒棉甸兒佛施倭士平度哥來山克拉士尼士答俾貳忌兒士得辣耳辰高毗諸處。其第三等礮臺。則在域添畢。哥厘兒。加士棣蓮。克蘭顛士。士威尼文尼。俾路諸處。皆以扼守要隘。拱護城垣。保衛疆圉。其餘諸小礮臺。尙如星布。碁錯。卽在棣厘士甸。德司多孚。馬連畢。得沙厚。威沙河口。亞兒鼻

河口。美迷兒埠。皆築土為壘。掘地成濠。堅固異常。足資捍禦。初法人議欲由希士邦進兵。俾南日耳曼守局外之義。先行攻取扶洽佛。於其地多建礮臺。殘毀禮吳河左岸。直入威士非里亞。以收間挪華。聞挪華普邑其地人心未順於普顛麥。即國別之助。盡逐普軍。過亞兒鼻河。謀定。尙未發也。普王一聞法國啓釁。志將用兵。知其必出是舉。卽用電報。飛遞各處。屯兵戍守。由亞兒鼻河。至禮吳河。所有往來輪車。悉以運載軍士。馳赴禮吳河上。商賈均不得附載。計每車於一日間。可載兵丁二萬人。如是則法軍未出之先。已有普兵二十四萬。屯於禮吳東境。別有各路徵調之兵。陸續雲集。故普軍由哥龍。高俾連士。美賢士。徑渡禮吳河。攻入法境。波羅的海口。普已撥戰艦鎮守。南日耳

曼亦皆預設伏兵。南北兩隅。勢盛力厚。法國均不能攻。七月十七日。普法各守禮吳河上交境之地。互築營壘。隔河彼此可以相望。兩國軍士。遇有衣冠稍異。言語略差者。詰問綦嚴。士打拉卜城。每於日落之後。守城官弁。卽令鳴鐘閉城。親加扁鑄。城中婦女。妻別其夫。母別其子者。率為淒咽流涕。邊境邑民。多有騷然不靖者。兩國既出師決戰。歐洲諸邦無不警動。英國總理外國事務大臣。特蒞上議院。將普法構兵始末。宣告爵紳。英國首相亦集衆。布示下議院。於兩國戰爭。兩無褊袒。設法禁止境內戰艦。毋許擅自出口。七月十九日。英京郵報總局。刊錄示民檄諭。謹守局外兩不偏助之義。其詞更嚴於前。附近法國北境之荷蘭比利時行文各大國云。普

法兩國戰事。概不預聞。各無所助。以期無黨無偏。協於至正。但於交界處。嚴兵守禦。以備不虞。英國大臣移書普法云。比利時國。碌森卜邦。在日耳曼三十五邦中。屬於荷蘭。又名魯星勃。密邇敵邑。貿易商船之所從取道也。有關於利害甚鉅。願爾兩國士馬。毋涉其境。俾其民安物阜。娛樂昇平。則感兩大國之惠於無既矣。倘若侵軼其疆場。騷擾其塵市。則敵邦志切保安。誼關唇齒。將勒兵境上。與之從事。協比鄰封。扶植弱小。想兩大國之所樂聞也。書到伏維克副所請。幸甚。按英國之所以必當保衛比利時碌森卜者。因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俄奧法普五國。同立一約。共保比利時國。不得為他國所侵凌。此約立於英京。約中第二十五款。曾言及此。又於一千八百六十

七年五月十一日。英俄奧法普及比利時以大利荷蘭同立一約。共保碌森卜。不得為他國所攻侮。是約亦立於英京。約中第二款。曾言及此。兩邦之地。雖為蕞爾彈丸。然其形勢所關甚巨。因其地與普法荷蘭土壤交錯。與英亦僅隔都華一河而已。此河一葦可杭。若使別國得據其地。則英幾失其雄峙之勢。而出入俱為所制。則將開歐洲爭鬪之門矣。比利時王碌森卜大公爵聞英國仗義執言。惠保小邦。致書感謝。時顛麥以大利奧地里俄羅斯亦皆中立觀望。兩無所助。法國傳檄南日耳曼諸邦云。汝國助法助普。其將何擇。抑無所偏視。一秉諸公耶。其明告我。諸邦得書不報。先是普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南北日耳曼列國。歃血蒞盟。立聯邦之約。

其誓詞曰。今而後。共安危。同緩急。難相恤。警相援。其永守之。毋或有渝。至是巴華厘亞首先踐約。以電氣秘機達書於普王。謂願助用兵。遲速惟命。普王卽刻報書云。頃惠手書。感且不朽。大王義風所激。直可薄雲漢。而貫金石。貴國之兵。已首征途。將臨行陳。朕命世子。親統諸麾下。隸於第三路軍中。必能大建勳勞。爲貴國光。我國家本享綏安。永期福樂。強鄰駕禍。遂有責言。凌蔑橫生。藉爲口實。遽興戎事。實所未聞。今者貴國衆民。日耳曼列邦黎庶。合而爲一。同德同心。良爲欣悅。此前時之所未有也。誠無愧日國之休風善政矣。惟天眷佑我邦家。有戰必克。膺福無疆。敬謝大王踐言守約。凡我友邦。共鑒此心。書不盡言。惟希裁察。巴華厘亞王得書甚喜。再

復數行於普王曰。聞信歡忭。實契余懷。心心相印。罔間遐邇。我軍爾旅。無異手足。一體相聯。共立殊勳。予日望之。况乎今日之戰。公而非私。原欲使我日耳曼諸邦。張國體。建國威。同沾利益。毋受侵凌。敝國得預其間。自此致振興。而臻安固。悉大王之所賜也。巴華厘亞本與普國。時有齟齬。至此盡捐前隙。交好益密。於是南日耳曼諸邦。無不聞風興起。各皆秣馬厲兵。助普攻法。而普之軍威愈振。七月二十日。普王檄諭衆軍曰。朕今日盡徵日耳曼傾國之師。以拒強敵。而決一戰。此猶劍離於室。刃出於鞘。不復可忍矣。此釁之啓。非由朕肇。朕之此心上。可以答蒼穹。下可以對黎庶。我國所行。一循正道。毋稍涉乎偏私。毋輕啓乎仇怨。但此大戰。當非旦夕所能

奏功。我日耳曼諸邦。必至人物凋傷。財力損敝。惟望上天克相。朕躬左右。我國家。我日耳曼衆民。一聞釁作。無不同興義憤。咸願荷戈前驅。爲國戮敵。朕心歡悅。益信造物之無私。而決我軍之必勝。朕必當效法烈祖。與衆民共甘苦。同歡樂。戮仇克敵。咸享昇平。朕自少通庶務以來。無日不乾乾惕厲。以上帝爲依歸。獲蒙眷佑。汝衆當亦知朕之篤信勿疑。嗚呼。天心仁愛。惠啓我邦。寅感之私。非可言喻。今於七月二十七日。大闢會堂。偕爾衆民。祈禱祝謝。用迓天庥。是日。國中咸止工作。一心敬禮。俟軍事旣藏。再酬鴻貺。朕引領捷音。得自上錫。俾偕汝衆共沐平和。嗚呼。汝衆勉哉。初有傳言英埃助法。俄助普者。後乃知其出自風聞。並非確耗。歐洲各大國。於普

法之事。兩不置問。英旣貽書兩國。勸其勿釀兵端。撤師講好。彼此不從。亦惟作局外旁觀而已。英首相已將各不偏助之議。刊諸郵報。宣示列邦。法人見之。大以爲不然。寄言詰責。英初不置辨也。初法國駐英京公使刺花烈。於七月二十二日。呈書英國朝廷云。頃奉廷寄。敢卽轉呈。我王爲保持國體起見。欲令歐洲權勢。彼此均平。無所偏倚。有違此者。卽於國體有損。勢不得不出於用兵。今釁自普開。斷難坐視。故興師攻普。并攻助普攻我之人。我王業有諭言。謂此釁旣啓。凡水陸各將士。悉當恪依萬國公法。以待局外之國。又必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法京議定頒行之例。一體施行。所陳欵例如下。一私擄船舶之例。應廢。二敵人之貨。若爲

局外之國旗式所保護者。非犯軍律。概不拘獲。三局外之貨。爲敵國旗式保護者。亦不擄獲。若有干軍律。則當擒治。四用重兵鎮守各海口。毋許敵人入境。西班牙米利堅雖不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所立約內。但敵人之貨。在此兩國船內者。亦所不擄。若有犯軍中禁例。則當擒治。充公。米利堅西班牙兩國之貨。在敵人船內。亦不沒入於官。此其所定條例也。我朝廷甚望英國於構兵肇釁之時。力守局外之義。壤地里以大利兩國。徵兵募勇。授甲修戈。嚴飭疆吏。保固邊圉。或謂非作左右袒。將爲後日勸和之地。法國朝廷。患普兵之日益也。議增兵十四萬人。旋以軍餉不足。議加至四百四十兆佛狼。按每佛狼約抵呂宋銀一圓中五分之一又以七十兆佛狼。供水師之需。籌餉大臣議。

抽入口茶葉加非兩項稅銀。以助軍糈。于七月二十七日以前。購貨落船者。概行免抽。兵部大臣行文羅馬教王。調回羅馬戍兵至國。以備遣撥。羅馬教王。移書普法兩國。勸其勿動甲兵。致乖鄰誼。普王答書云。敵國常以不戰爲寶。用兵爲戚。今與法國。豈不欲和。勢不能也。設使無勞一軍。不折一矢。而敵國長有磐石之安。豈不幸甚。其與法王圖之。英人以鄰國軍興。亟思先事籌備。于是兵部大臣集議于下議院。請發金錢二百萬磅。添設水陸兵勇二萬。布置要害。游奕防堵。庶免不虞。英國太晤士日報。太晤士英國語時也。其意謂據時勢以立言也。此日報係名人士筆。廷臣命意多述軍國政事者。斥法人遽爾啓釁之非。謂據前日法國大臣所言。已知其有意興師伐普矣。初歐洲各國。見普法構兵如是之速。疑其別有

所因。未必盡由止立王子一事也。迨英國太晤士日報

于七月二十五日刊示密約數條。傳觀歐土。此密約乃普相寄

刊印并以法國使臣親筆所書印入報中于是各國見之譁然矣。密約之言曰。一千

八百六十六年。普法所立密約如左。普王與法主籌議

允洽。期以永行。今而後兩國互相親附。特立此約。俾和

好之誼。益復固於膠漆。倘得成是美舉。即為彼此共享

昇平之地。今議立約如下。某國大王立某。某國大王立

某。此二臣與以全權。同立斯約。第一款。前者普國與壤

地里及其友邦。攻戰獲勝。法國慶其利益。稱為義舉。第

二款。法國如以兵取魯星勃地。地屬荷蘭與比利時接壤普王必力為翼

助。更勸利大藍。即荷蘭別名王。獻是地於法。地值多寡。秉公論

定。由法循例給予。第三款。自壤地里外。南北日耳曼列

邦。聯為一國。推普執牛耳。同一議院。總統各邦。法母得

拒。第四款。普法有軍旅之事。彼此互為應援。法如興師

攻取比利時。必助其用兵。若與列國有爭。普必盡徵水

陸之師助法。第五款。普法彼此合兵。各無異視。有攻法

者。普助法拒之。有侵普者。法助普擊之。兩國互相聯絡。

永以為好。克敵伐讐。俱無稍諉。守約堅信。毋使或渝。密

約既列。兩國互爭。法國駐節普京。使臣邊尼德體曰。是

普相教我所書。我不過隨筆寫錄而已。旋即為其攜去。

索之不歸。我以為戲言也。殊不介意。普相曰。彼願立是

約。強我以必為。我不於當時彰言之者。因恐歐洲由此

啓釁耳。今戰事已始。無妨明示同人。一質證之。俾知是

役之興。實由於此。况法王前日。時以甘言惑我。謂必以

三十萬衆。助我攻壤。取其民人六兆或八兆。用以封植我。而必先割來。因河摩些耳河與之。方始踐約。此言也。歐洲諸邦。咸所聞知。敵國當時深燭其奸。故拒而不許。彼既不遂。所求未獲。其利。故此藉端構難。以逞雄心。而紆宿忿耳。旋法使邊尼德體移書法國總理外部大臣公爵加拉文。曰。按是書乃八月九日所書自浩軒疏倫王子舉爲西班牙國主。我法國甫聞消息。以爲不然。乃彼國中人。卽已議論叢興。訾警及我。雖其言未克持平。我仍未敢與之駁詰也。惟有仰俟朝廷意旨而已。茲者普相俾思麥。妄以無用之密約。據爲彼用。從而播弄其間。以聳動乎列邦。歸咎於我國。故我於此。不得不自明胸臆。白其顛末。伏求卽以是事。布告衆人。普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兵。

於壤。未戰之先。與旣戰之後。卽欲翼助我國。規取比利時。用廣我疆。俾其國無多闕土地之嫌。此舉衆所共知。我國不欲無端輕舉。妄謀人國。故却之再三。歐洲列邦。有知是事者。可爲互證。前任總理外部大臣洞燭其奸。是以所說。卒不得行。昔在巴黎斯京師立約之時。俾思麥方藉勝壤之威。爲益地之舉。割取間華挪希士。扶洽佛三處。隸歸普國版圖。知我國人心。必因此震動。故屢欲於普法交界小邦。潛助我國。興師進取。用圖兼併。自此普相時至我。駐筭行轅。密相籌議。務欲行其所議。而後已。適一日。我曾將其所言筆之于紙。原欲審其謀之可行與否。以便上達朝廷。繕寫旣畢。普相卽攜之去。謂將以呈普王觀覽也。於時我以其事顛末。奏聞我王。王

覽尙未竟。卽曰事不可行。宜置勿論。而普王亦未嘗允行斯約也。自是四年以來。我絕不與普相復議此事矣。若我國首先欲立此約。則當有部臣屬稿。何至煩我親爲秉筆。且必或在法京。或在普京。集召重臣。會議施行。普相亦何從而刊刻哉。今彼欲簧鼓群情。迷眩衆志。特行此策。以掩其私自立約之非。而諉其過於我國家。俾爲集矢之鵠。故爲明白曉諭。以言之。俾歐洲諸國。灼然知咎非由我也。普相俾思麥聞有是書。卽傳檄徧告諸國。曰。法國欲與我國聯謀結約。已非一次。不獨太晤士郵報所刊錄之密約爲然也。昔普噠爭戰之始。法屢思與普併力合籌。以求遂其所大欲。顧日耳曼之握政柄。主紀綱者。必以順國中之民心爲本。彼欲潛售其陰謀。

暗盈其貪壑。不待吾言。已知其不可行矣。但法國務欲行之者。其故由乎廷臣未能稔悉外情耳。浸假法國廷臣洞識日耳曼治體所繫。政本所關。則斷不敢逞臆妄行。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而欲藉助於日耳曼。輔理其國事也。自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之前。不佞未至總理衙門之日。法國朝廷。屢請於普。欲賴引援之力。以取比利時及禮吳河上之地。飽其谿壑。普壤未行構兵之先。法國之貴戚重臣。往來於普者。不絕于道。其所陳議小大事端。皆思推廣所欲。以致富強。嘗論及欲取魯星字。遂言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約中。所定基址。如蘭杜沙兒士兩地。皆在其內。又嘗論及瑞士國。則言法城及畢門地界。皆在其內。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五月。法又欲與普

立合兵之約。其中第五款云。普有事於列國時。法王必發兵三十萬。前往翼助。而法國欲自增廣戶版。益以生齒一百八十萬人。嗣後法國常行煽誘我國。欲使日耳曼比利時失地傷財。此事斷難舉行。所不待言。然因其尙屬空談。故遂置之不論。姑聽其自欺而已。誠恐一失法國所望。則將易耻成忿。以與我日耳曼從事。歐洲全局。或不得共享昇平。我亦自知不若他國之畏葸苟安。苟理有不公。勢必出於爭戰。故甯度外置之耳。但此乃繫於天心。非人意所能預料。以我度之。徒因爭城割地之私。而至於流血暴骨。雖勝猶敗耳。爲執政者。愛民爲重要。宜脫之於鋒刃。而登之於衽席。是以我望法國政事。漸次更張。或可免夫烽燧之虞。干戈之戚。庶幾不至。

決裂於一旦也。十年以來。彼雖時來籌議。我不敢遽爾

允行。惟以婉詞巽語。故遼緩之而已。自與利大藍國王

即荷蘭別名

會議未成之後。此事遂爲衆所共知。無何。法又與

我反覆論列。欲大興甲兵。北取比利時。而西併南日耳曼。此卽邊尼德體攜呈密約之所由來也。若謂法國使臣自出已見。擬行權宜立約。畀我俾爲增改。而法王不及預知。此卽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法國朝廷。令我國割付美賢士。否則兵端必自此而開。謂此事爲法王所不許。同一不足信者也。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六十九年。法國使臣屢來商榷。欲發難端。所以未卽行者。由我國之躊躇滿志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比利時因輪車鐵路之事。小有齟齬。法國有大臣嘗語我云。其主志

在兼并比利時。普國但可旁觀。勿爲外援。更有一時論及東土事。我聞人言。法國意將構釁。但不在遠方。卽在疆域左右耳。於是我始知法之深謀蓄慮。有意於攻普以掠其人民。取其土地。非一日矣。今普法嫌隙已成。兵交伊始。若不將此事布告申明。俾列國咸得灼知其詐。則法又將強請於我國。聯百萬之衆。進擊歐洲。肆行其鯨吞蠶食。用以損割比利時。攻據魯星孛。而以爲是則行邊尼德體約內所言也。此約係邊尼德體親筆。書於公使箋札中。當時列國公使同駐普京者。如英。俄。奧。以大利。土耳其。比利時。北邦塞慎尼。依奇南邦巴華厘亞。戈添畢。巴甸。希士。皆所目擊。共識爲邊尼德體筆跡。然則尙有何辨哉。用告列國。共明此旨。八月三日。法國總

理外部大臣公爵加拉文。亦卽移文各國。與之反覆詰辨。其言謂。與普相俾思麥立約圖取比利時一事。法固未嘗有之也。不知是說從何而來。我國家誼切睦鄰。方且欲與之釋兵講好。初何嘗有關土疆繕甲兵之心哉。乃重誣以是約。欲以嫁禍於我邦。取憎于他國。幻作虛詞。譸張百出。嗚呼。其誰信之乎。普相雖多謀而狡。然言不規於正軌。事徒托諸浮文。口說空騰。務炫衆聽。識者知之。益增笑劇耳。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於是兩國互執一詞。未知誰是。或以爲法詐。或以爲普狡。皆不能明也。惟普相所執持者。密約筆跡。確爲法使邊尼德體所書耳。比利時由是深怨法國。謂法猶虎狼也。殊不可親。卽英國臣民。亦有議其非者。謂法人之心。抑何叵測。

以法將合普圖己也。蓋英雖孤懸海外。而實與比利時荷蘭遙相聯絡。互爲聲援。倘普滅荷蘭。法滅比利時。英勢自孤。此舉號亡虞之計也。故英亦隱銜之。七月二十六日。法國士馬雲集邊境。建築營壘。由士打拉士卜屯。至泰安威厘。勢若長蛇。相距三十餘里。法王大營則由南士至蔑士。七月二十九日。法王晨離京師。軍容壯盛。三十日。駕抵蔑士。王子從焉。甲士立仗環俟者。十有二萬。聯屬於道。數里不絕。無不齊聲呼萬歲。法王撫諭衆軍曰。咨爾衆軍。朕今親統六師。恭討有罪。以保衛我疆圉。張大我國體。茲所與決戰者。乃歐洲第一雄軍也。所幸者。彼軍雖壯銳無前。而汝等忠義之志。勇敢之氣。足以勝之。而有餘。今各處皆建立礮臺。足資守衛。此役也。

相持必久。當有大戰。我軍之無敵。天下之所知也。曩者用兵於阿非利加。克藍美亞。東亞細亞。以大利墨是哥。咸獲勝捷。而亦何難勝普。我軍久經精練。又復竭忠愛國。必大有可爲。將見一過敵境。定可如昔先王所至皆克。朕當勉益加勉。以無貽烈祖羞。舉法國之民。咸希望汝。舉天下之目。咸瞻仰汝。我軍今日之勝。卽後日自主富強所繫。咨爾衆軍。汝宜效命於疆場。踴躍於行陳。必獲祐於上天。將入蔑士城。法王又宣諭各軍曰。今日之戰。非尋常大敵當前。尤宜奮勉。惟爾衆士。宣力疆場。爲我國家。普建聲威。同心一志。迅奏膚功。嗚呼有衆。其勉之哉。先是數日。普與法立海上之約。法國航海貨船聽其行駛如往日。概不傷損。此誠便於通商之惠政也。

法不能從

按普不捕法國商船而法則否者因法國戰艦水師林立海上而在各處屬地外埠亦復不少若普固寥寥無幾其以此請於法者正其工於自為

計耳故法不之許也

駐劄新嘉坡北日耳曼領事官傳諭其國船主

云嗣後航海往返各宜慎防毋忽七月三十一日普法兩國相約所有兩國境中互相往來販售各船限以三十日內盡行出境逾限捕獲船貨入官法國日報云本國之所以從事於普者其故有二非徒自為計已也蓋欲南挫普疆俾無逼處之虞北援顛麥免受敵人之制事屬因公非由私見法王傳諭軍中無得挾筆墨紀載之士俾其洞窺纖悉刊錄日報郵傳遐邇按凡歐洲之例兩國戰爭原許列邦中日報主筆人員隨軍記錄並無所禁茲法王不欲其在軍中者蓋所以慎嚴機密杜洩軍情也法國水師戰艦擬出多華河口繞道進攻普

境八月二日已離質蘭向南駛行普國王子既受帥印專闡視事即諭其眾曰軍志有之甯我攻人無人薄我若我軍遲迴不進俾敵人得入吾境內此策之下也即日率軍渡河既渡立命毀來因河橋曰毋使敵人得以乘機伺便也七月十七日普軍侵法國蘭甸邑其地與勞申勃接壤所有邊境輪車鐵路盡為普軍所毀法軍逐之旋退普軍進攻法國郎威入其境附近村落居民惶駭普軍占一鄉之地結壘築營擬與法軍相持其意欲深入法境與之決戰故不使法之一卒渡河而東也普國有鐵甲戰船四巨艘由巴禮茅士啓程向東駛行法國遞信郵船遙尾其後以覘所向八月三日普王躬統貔貅抵迷賢士於是兩國擬大舉決勝負法國始發

一礮攻普。中納炸彈。已近普營。墜地不裂。為普軍所得。因與眾傳觀。詫為異事。并書史冊。以詔後人。八月二日。法軍攻普之沙北勒。普於其地。戍兵寡少。守禦單薄。法人覘知虛實。乘間進軍擊之。法將富魯實率第二隊繼至。區軍為三路。持大礮二十三尊。屯於岡阜。先據形勝。戰時法軍以高臨下。普不能支。遂敗北。法兵陳七十人。統兵官一員。傷者無數。普人喪者亦不少。法軍遂克沙北勒城。縱火焚之。光燄燭天。城外普軍約二三萬。法軍追之。普人發蔑迭兒魯士礮拒之。法軍始止。是夕。法軍屯踞城中。撲滅餘燼。焚已過半。是日法王以電報傳書於后曰。魯士法國王子名今以鎗丸礮彈為受洗。西國禮。凡皈依者。必以牧師為之施洗。臨陳折衝。神志間定。聲色不撓。大將富魯實已據沙北

勒外左方高阜。普軍攻拒。相持不久。即退。我軍屯於城外。忽有礮彈自對面飛來。墜於魯士足旁。魯士即取而觀之。我軍見其從容鎮定。無不為之同聲讚嘆。時將士喪亡者。一官十卒而已。按法王以此事布告國中。使其子立業。建功。聲施爛然。然後繼位。嗣統有可必也。八月四日。普王子統兵。攻法之威心勃城。麾下所統者。第五路軍。十一路軍。及巴華里亞第二路軍。法軍屯於城內。守城法將都異。猛毅有勇略。是日晨微雨。氣候涼爽。日加辰。法軍分兩路而出。第一路為步兵。第五路為騎兵。兩軍相接。鎗礮之聲震山谷。法軍馳驟衝突。奮不畏死。經一時許。相持愈力。城中兵悉登陴決戰。普之巴華里亞兵首先奮進。戰方酣。普之第五路軍繼至。踴躍助陳。呼聲動天地。法拒普攻。勢漸不支。紛紛退遁。甲冑器械。

行李輜重。委棄無算。城外營壘。悉爲普軍所得。附城新建礮臺。爲礮摧毀。普將麾兵齊進攻城。衆軍蟻緣而登。城遂下。雉堞已盡壞。城中屋宇。皆焚於火。民人號哭奔走者。相屬於道。時普王子適至。三軍皆摘冠稱賀。法軍自城出。散走村落。普軍追之。乘勝奪據魯得亭一邑。其邑瀕河。有大艇三十艘。泊於岸側。卽法軍將用以渡來。因河者。至是盡爲普軍所得。法所調阿耳支理亞兵中。有太高種族。兇悍善撲。以臨陳不退爲勇。至是以五百人。馳入普軍大隊中。法將都異時方吹角集師而退。猝見太高兵奮呼將進。驟馬往追。一彈飛至。擊碎其顛。遂殞。太高兵五百沒於普軍陳中。悉爲普軍所擒。無一免者。人謂太高兵勇雖有餘。而愚不足用。以五百之敗兵。

豈能敵普四萬之勁旅。徒足以喪其軀而已。是役也。兩軍血戰。約歷二時許。當初戰時。法以步兵八百爲鎗隊。相距千五百弓外。遽先發鎗。彈未至敵。都已下墜。其所用墨迭兒魯士礮。發時亦距普軍甚遠。雖連環迭放。而普軍無傷。普國礮隊。發雖遲。而多中。普法軍數衆寡相當。惟法兵臨陳錯亂。妄糜藥彈。以致利器歸於無用。此其所以甚敗也。法於是戰。亡名城一。殲大將一員。在陳被擒者五百人。死傷無數。失大礮數尊。普將駕伯受微傷。陳亡兵士亦不少。是爲普國出兵攻法第一次大捷也。普王以電報傳書於后曰。是日兩軍血戰逾時。我軍卒獲大捷。法之威申勃城。機士北城。已爲我軍攻燬。當陳之甫合也。第五軍第十一軍巴華厘亞第二軍奮馳

出擊。無不以一當百。敵兵敗走。於是我軍急進。逐北追奔。颯驅電埽。陳擒法兵五百人。奪獲大礮一。所築營壘。盡爲我軍所據。斬其大將都異。我國駕伯將軍亦受微傷。我營軍士及五十八隊。喪亡殊衆。荷天之休。獲斯克捷。尙邀再佑。眷顧無疆。是夕。普軍遂入其城。城中法民。室圯廬焚。皆無所歸。慘哭之聲。徧於遠近。乘夜倉黃竄徙。出城者紛如也。牽馬驅牛。捆載糧物者。狼藉塞途。男婦老幼。躑躅道左。竟夕不絕。流離顛沛之狀。目不忍觀。法兵之未被擒者。亦自城中逸出。困憊哀惶。殆無人色。身盡縞素。爲新喪統領也。其中有憊不能行。枕戈而眠者。法將陳亡。遺劍在地。有兵前而拾之。爲之心傷下淚。有以車載病兵。向法境疾驅。普軍截而獲之。中夜有童

貞之好善者。自城出。施以醫藥。爲之調治。八月六日清晨。普將士顛蔑士。率兵復下沙北勒城。守城者法將富魯實也。開城出戰。普以大礮環攻。法亦反礮擊之。旋以衆寡不敵。遂致大敗。天色將暝。法軍出城遁走。兩軍死傷者如積。日耳曼第五路軍。陳亡一千八百人。生擒法軍二千人。於是遂下其城。城中有法國所儲糗糈衣履。以備兩隊兵士所需者。盡爲普人所有。先是普將特命第七軍。馳赴蛙尖勃。其地在沙北勒西北隅。連營屯駐。直至沙河。法軍已於前一日。退出沙北勒城外校場。午後。普將連巴便。統督騎兵。往沙北勒城外。先據校場高阜。法兵見之。卽由士卑沙連。施礮轟攻。連環不息。校場甚寬曠。可通至孚卜。沙北勒城。形勢峻整。四周小山大

谷高下攢峙可觀。有若礮臺然。攻之猝不可入。誠天設之險塹也。當普兵由此進攻時。法軍無不笑其愚。是日亭午。普軍第十四枝。驟至沙北勒城外。卽往南境。乃係沙北勒士卑沙連相間處。奮力與法軍角戰。法將富魯實覘知普軍猝來。卽收兵據士卑沙連處之山崗。巴彥統第三軍繼之。向前助戰。時普僅得第十四枝兵。獨當兩軍。衆寡不敵。以故漸弗能支。普將甘麻欲繞出前路。取道士得零。退攻法軍左翼。但麾下之兵。僅五隊而已。其力終薄弱。不可用。故兩爲法將富魯實所擊退。相持至申正。兩軍皆殊死鬪。礮火雷殷。鉛丸雨驟。普將班尼球突陣助戰。烈士都統旋亦督率普兵第十四旗。蛙沙兵第九旗。出爲犄角。以張聲勢。時普國第五路兵屯於

雲得畢小山處。普將亞雲士利卞。命其麾下士多耳芝兒將軍。統領屯於沙士畢處之兵。前往爲援。指麾甫定。而步卒已乘輪車。由紐嘉旋至。無不踴躍臨陳。勇氣百倍。戰至申秒。各路新兵麕集。皆大呼突陳。力助高斌將軍。意在奪據彼處樹林。藉爲蔽翼也。時第十四旗步兵。第十四隊騎兵爲右翼。以攻其東。普兵四隊爲左翼。以攻其西。第五枝第十六枝普兵爲餘勇。往來游弋。以補闕而彌伍。於是兩軍重復力戰。決蕩久之。所有一帶林樹處。皆爲普軍所據。各路法軍。併力圖復。卒不可得。第五隊礮兵。方爲後勁。以礮攻法軍。連環不斷。別有普軍兩隊。登士卑沙連小山。奮攻法軍。法軍欲從亞士零尖。士卑沙連兩處。發礮攻普軍。而爲普國第五隊礮軍擊

退。頃之。法將調集各路軍士齊至。咸奮死與普軍力角。普軍人自爲戰。無不以一當十。時在戰場者。法軍五十。二隊。別以礮軍據守險地。普軍二十七隊。雖有礮軍。而無險可守。衆寡之數。亦甚懸殊。轉戰逾時。遂爲普軍所敗。迨晚。法軍遁走。是日。騎兵未及陳。因四圍岡嶺參差。騎不能行。故也。法將富魯實麾下衆兵。喪亡幾盡。普軍得其芻糧無算。普相俾思麥於是日日加已。行抵美賢士。得聞普法交戰消息。八月五日。普軍前隊逐退法軍。翼日清晨。普將甘麻督隊進攻法軍。戰於沙北勒之西。法軍據守士卑沙連村左右山岡。普將高斌麾下之兵。突前助戰。爲左右犄角。普法兩軍苦攻力戰。併命相角。法軍銳進。而普軍持久。遂大敗法軍。逐法軍出所據營。

壘。法軍遂奔。普軍以大礮襲法將富魯實之後。環攻迭放。皆中。法軍是以創甚。普國都羅畫士將軍魯得都統受傷。於是役頗劇。是日之戰。兩軍死傷者甚衆。普國第五隊兵。陳亡者二百三十人。傷者約一千八百人。第十二旗步兵。喪傷者。官弁三十二人。兵士八百人。第八旗第三十九旗。第四十旗。第四十八旗。第七十四旗。兵士死傷者如積。法軍之創傷殞亡者。其數與普軍相埒。普軍於陳生擒法兵二千人。是日。普法兩軍方酣戰於士卑沙連村時。普將獻乘間襲攻之計。乃遣第十三隊兵。逕渡沙河。順取孚卜城中所有儲蓄。盡掠一空。法將富魯實聞有是耗。故不敢退兵。孚卜遂由西南隅取道。往聖亞和。當普軍之進攻。孚卜也。乘戰勝之威。馬驟卒奔。

音法單系卷二
捷趨赴之。孚卜地在普法交境。適當沙河上流盡處。城垣建築已久。未爲宏整。然遠近商賈往來如織。車馬輻輳。塵市殷闐。亦一盛集也。是日普軍既至。法兵卽出迎拒。自辰至酉。兩軍併力鏖戰。皆殊死鬪。迨至日西墜時。法軍力竭勢孤。全師皆沒。是日普軍大隊雲集。不下十萬。而法軍僅二萬。特時有援兵四至。皆爲普軍阻截。不得前。而法軍之陷於垓心者。一時間不得破圍。馳突而出。爲普軍或殲或擒。如割羊豕。而縛雞鶩。法國敗北之慘。未有如是之甚者。孚卜之地。四周皆深林密箐。濃蔭蔽虧。初戰之時。法軍布於平原。極爲空曠。而普軍隱伏樹間。礮擊不中。得有所恃。還礮攻法。盡著要害。法軍無地可避。遂至甚敗。先是法將麥馬韓勸法王盡伐林木。

日母使敵人藉爲蔽匿。以障我軍之目。法王不許。曰。是亦生物也。母太殘忍乎。於時傷損法軍。偃臥徧地。共相嗟怨。曰。胡爲率我陷於死地乎。若得普將統我之師。當不至是。酉刻城破。普軍入而據之。四遭墉堞盡墮。是日來援孚卜城者。麥馬韓也。援師既集。而普王子大軍亦至。一戰敗之。統計陳擒法軍四千。斬首數千級。奪取巨礮三十五尊。墨迭兒魯士礮六尊。大旆二桿。法所謂阿耳支里亞之蘇富士兵。喪亡殊衆。普軍死傷者。亦不下四五千。普軍既奏大捷。軍中舉礮稱慶。歡呼達旦。八月六日戊刻。法京聞兵敗消息。街衢間。民情洶洶。騷動異常。翼日禮拜。法后臨朝宣諭。臣民咸集。其諭曰。今日者。鄰境不和。遽起兵戎。原非我國家之福。兵交伊始。乃有

敗北。但當益堅心志。處是逆境。內外和衷。小大一體。張
我法幟。振我國威。予居爾衆之中。期無尸位。期無曠職。
邦之杌隉。繫余之咎。邦之榮懷。非余之休。告我民庶。樂
業安居。奉公守法。以共享此昇平。或有變亂。是與敵通。
速正典刑。罪在不宥。尙慎旃哉。毋自貽戚。於是法京中
悉布重兵。鎮守城外礮臺。特派親信人員。悉心防衛。八
月八日。法京諸大臣諭民。存心忠赤。壹志贊襄。衛國保
家。力拒勁敵。其告民之詞曰。咨爾衆民。我誠告汝。宜盡
忠極慮。爲汝分內事。汝等要當同聲氣。一心力。齊發誓
詞。共赴戰鬪。玆者敵軍勢盛。其衆如林。猝與之遇。遂爲
所敗。然而我軍銳志獨存。雄心未挫。爾衆當輔翼之。勉
勵之。俾其勇敢自奮。猛厲無前。一鼓而勝敵。夫人心固

於金石。衆志足爲干城。同拒敵軍。何虞不克。且勝負亦
何常之有。如昔者荷蘭之役。西巴士多卜之戰。皆先敗
而後勝。若因此小有挫衄。而遽疑國勢之不強。邦本之
不固。則其罪大矣。如或不爲之保助扶持。厥罰維均。凡
我衆民。勃然振興。與敵從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咸當
贊襄禮。吳河東境之民。以遏敵人。毋踰尺寸。我法民勝
敗相聯。勝惟一心。敗亦惟一心。上天鑒之。降福無疆。先
是八月六日午間。忽有傳捷音。至法京者。言麥馬韓已
恢復威申勃城。大破普軍。生擒敵兵二萬五千人。奪獲
巨礮六十尊。并俘普王子。縛獻法王御營。普王子不屈。
拔劍自剄。頃刻間。遍傳四處。聞者意氣飛揚。衢市中懸
燈舉旗。演劇集賀。并擬助貲。送軍中。醫治戰傷之士。繼

有疑之者。曰。如是大捷。何未見有官諭宣示。衙署中抑何寂寂也。此必非確耗可知。於是信者亦疑。或有趨至衙中。質諸官吏者。皆曰無之。民間始知爲謠矣。究其所自來。一時不得端倪。惟擾殊甚。久之乃安。初威申勃之失也。法京民人。皆未聞知。繼得英國郵報。始悉顛末。京中人無不震動。各裂眦攘臂。作索鬪狀。市中強凌弱。衆暴寡。無賴之徒。囂然不靖。於時忽有大聲呼於衆中者。曰。吾今日已報讐矣。特猶未竟。吾志耳。其聲有似日耳曼人。衆聞咸怒。趨前欲毀其屋。其人急入。閉門拒衆。衆不得入。乃以白堊書於門曰。普民死在旦夕。其敢輕視我大法國哉。誓取伯靈以雪是耻。書竟。衆各散去。繼知其入乃業錢肆者。俄公使時與之交易。門上懸一巨鷹

像。金碧輝煌。殊耀人目。後至之衆。爭欲毀之。有阻之者。始止。或書一紙於鷹旁曰。敬俄軍視此鷹。後乃知其非普人。乃法人也。其人或妄意法勝普敗。故有此說。而法人未之細察也。時法京商民。聞警惶懼。闔境肆擾。猝拘銀肆之司事者四人。以其運銀出口也。日耳曼人之商於法國者。特詣地方公局。求其仍在法境。寄居貿易如故。公局許之。普王子自威申勃之捷。軍威大振。因糧休卒。卽命進師。士馬所至。無有阻之者。沿境所過村鄉。見法國傷殘軍士。絡繹不絕於道。普將又以偏師。取道於卑甸。直抵法國之羅得畢境。八月六日。法將麥馬韓自孚卜退師。扼險守要。以拒普軍。法王在蔑士聞警。勗勉將士曰。嗟。我有衆。尙其勗哉。維茲敵人深入我境。凡我

普法戰紀卷二
三軍奮力一心。以從戎事。勿懈。自諭之後。法軍無不踴躍赴敵。願與普戰。八月十四日。法王偕世子由蔑士啓行。先往窩但。十六日。退保沙龍。離蔑士時。法王諭於衆曰。朕今暫違汝衆。遄征他往。惟汝忠義勇敢。固守堅城。余實嘉賴之。此地爲我國之屏藩。全疆之要隘。汝勿使敵人得入一步。尙其銳爾志壯汝心。我來汝衆踴躍歡迎。朕極所不忘。朕必當來撫勉爾衆。用謝汝功。八月八日。法國由蔑士調師往守瓦遮士隘口。法人以軍數不足。徵募勇丁。傳檄國中。凡自三十歲至四十歲。身壯力健者。皆當爲國宣力。出授干戈。或保禦邊境。或建築礮臺。各勤職守。計國中衝鋒陷陳之兵。僅二十有三萬。大將麥馬韓所統者五萬。屯筭於亞威士呢士。大將乾拉

畢所統者五萬。屯筭於南士。均在其內。惟守城之兵不預焉。法人立巴彥爲統兵大帥。節制諸軍。八月九日。法國朝廷再集議事。主籌畫者阿利華也。法民洵憤。趨集朝門。辱詈執政。皆謂禦敵之無方略。實由執政不得其人耳。非然者。敵人安能得志於我國。至於此極。寇深患亟。伊誰之咎。一時間。喧聲鼎沸。朝臣特飭兵士出外彈壓。衆猶未退。繼而軍士亦作怒曰。此非用兵之所。用兵當在疆場耳。上院院長巴魯大開議院。宣諭於衆曰。朝廷傳諭群臣。集此會議。因聞兵敗消息。故也。然我兵雖敗。而各營將士。無不戮力從公。尙可恃之以無恐。茲所急者。首在籌措餉糈耳。宜設法增抽人稅。招募新軍。四十有五萬。以備調用。國中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未

有家室者。命其出充行伍。以爲護國之軍。壯丁及守兵。盡行出赴疆場。有不遵法令者。朝廷當按軍律從事。下院阿利華亦告於衆議事。時漫無班列。衆論紛呶。莫知所主。發孚起而言曰。王不知兵。辱國喪師。貽笑敵人。應請回鑾。別簡統領。舉國之人。無一不當執戟持兵。出從戎事。國之大政。本院宜暫攝理。是論一出。朝臣中或有以爲是者。或有以爲非者。互相爭。西門趨至公座前。搥胸大號。於是阿利華。西門。花厘。以丹士。伶。加拉文。公爵。芝龍。爹核。群相毆。聲徹殿陛。院長鳴鐘停議。諸臣中有責之者。曰。敵軍壓境。此何等事。乃爲此喧闐朝堂。毀辱體統。傳諸鄰國。不且成爲笑柄乎。頃之。花厘。芝龍。爹核。機利。地厘。三人告衆曰。朝廷者。法國之所公舉。非一人

所得私據也。拿破崙王第三。兵覆地蹙。不稱其位。請循一千八百十五年例。拒先王拿破崙第一。故事廢之。衆臣中亦未有答者。執政諸舊臣。皆辭職歸田。衆特舉滿叨奔爲大帥。兼攝相事。別簡廷臣。以主國政。於是兵部大臣攝行首相事。爲柏力高伯爵。即滿叨奔將軍。前曾督統戰艦。來至中國天津者。總理內部大臣司扶路。戶部棉。商部都窩華。工部爹核。刑部克藍巴列。禮部布廉。總理外部多亞。阿雲。王子。水師部尖挪威利。軍機局首領大臣巴臣。俾羅。阿利華既去位。及出國人爭以瓦礫遙擲之。八月六日。普法於孚卜交兵後。再有瓦士之戰。瓦士四周皆崇山峻嶺。徑路崎嶇。其地爲法國邊徼重鎮。危險異常。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語。是日要隘之所。已盡爲法軍所據守。普軍殊

難進攻。山之前後左右皆葡萄園也。樹木叢茂。彌望皆青。所有各處山谷。可以進兵者。法軍用礮堵禦。日耳曼兵屯於蘇兒得厘。法軍既踞高山。普軍後至。卽於低阜建營。法雖以高臨下。使普軍難於取勝。然普所駐筈者。亦甚得形勢。此法軍不知地利之足恃。而甘以讓之敵人也。是日。法之大將麥馬韓統領全師。飛厘。乾刺畢二將爲左右二翼。援兵兩軍合戰。自卯至申。未嘗少息。礮火殷天。呼聲動地。普軍無不人人思奮。併力爭先。法軍不能當。遂離瓦士境。擬欲退入城中。於是普軍繞谷追之三周。其山。法軍但知向前狂奔。並不發一礮也。兩翼援兵皆爲普軍所截。各不相顧。山腰皆法國壯丁所屯。視其窮追。亦不下擊。所謂北阿洲之蘇富士。太高。兩族

兵。駐營於葡萄園殆徧。亦復坐視不援。谷口之法兵既敗。餘衆亦不能軍。於是相率遁走。或有疾趨山巔者。或有伏匿林內者。或有從園中穿度逃免者。是日。普法兩軍相持六時之久。而普卒獲全勝。以第五路軍爲左翼。第十一路軍爲中堅。第六路軍爲右翼。無不銳氣百倍。以一當十。巴華厘亞兵尤猛悍。故創法軍甚焉。法軍陳亡者一萬二千人。傷六千人。生擒者無數。帶兵員弁百餘人。法之蘇富士兵最殘酷。既被傷不能起。偃臥於群傷者中。見有普軍之臥地者。遂蒲伏而前。扶目割耳。無所不至。旋爲普軍俘獲。二十有一人。立決其首。瓦士城中廬舍衙署。被焚過半。普軍入城時。城中民與之相拒。擊殺普軍。於是普軍怒。縱火燬其屋。戰事既畢。大雨驟至。

普法戰紀卷二
血並水流。溪澗盡赤。葡萄園中。僵尸纍纍。互相枕籍。每園必有百人。傷殘者尤衆。一日夜舉之。猶不能盡。皆昇至醫館調治。司其事者。神父童貞也。又在園中。搜獲法軍數百人。普軍亦有死亡者。但少於法軍。不及二十之一。第十一路統軍普將波士。受傷甚劇。其子亦損一臂。論者謂。瓦士踞山屯軍。最得地利。使法人以名將鎮之。普軍雖衆。斷不能下。乃法人既不知守險。又不知拒敵。有利器而不知發。有勁旅而不知用。是以卒爲普軍所覆取也。是日。普營隨軍文士。有目擊其戰者。謂法軍有必勝之機。可以驅普軍出境者四。可以乘勢克復瓦士者二。可以擊殲普軍者一。而皆坐失事宜。良可惜也。是日。兩軍畢戰時。在酉初。普王子卽在瓦士戰場。以電報

達於普京伯靈。奉書其母曰。今日戰於瓦士左右。我軍大捷。麥馬韓以全師之衆。同時喪敗。追奔逐北。潰傷者強半。法軍見退守必治。旋普王亦寄一書與后云。父列士克奏捷音。曷勝欣幸。惟上天恩佑我邦家。寅感之私。矢諸心高。是役也。俘獲不可悉數。凡獲礮三十尊。蔑迭兒魯士礮六尊。帥旗二桿。我軍稱賀。衆口歡呼。於戰場中。舉礮百一響。以爲我慶。茲法將麥馬韓聞有新兵來援。軍心稍定。尙擬相持云。法將麥馬韓瓦士之戰。傳者異詞。最詳者莫如普國營官檄文所云。爲得其實。八月五日。普國第三軍大營。偵知法軍消息。麥馬韓屯兵瓦士西境。紛然籌禦守之策。徵集新軍。陸續乘輪車而至。於是傳令普軍。分據各隘。留第二路巴華厘亞兵。第五

路普兵屯於廉士卑連多父兩處。第十一路普軍領命往札荷士歷。其前列之兵屯營直瀨沙亞河。遣第一路巴華厘亞軍往屯於山及林畢士歷。騎隊留駐於桑年勃。普之華特軍往屯於廉麻士威刺。守營之兵近筈在霞嬌耐林樹處。第五軍前隊之兵已於八月五日寅夜。邁征進屯於瓦士東隅高阜。沙亞河南岸皆法營。環錯若聚星。一至夕間。火燈輝煌。徹旦不息。法軍前茅建營於沙亞河西。卽在瓦士及根士鐵相對處。普營調撥既齊。然後大舉決勝負。六日昧爽。兩軍布陳挑戰。普軍之居前隊者奮迅疾馳。直抵瓦士城下。相持至日加辰。普軍右翼巴華厘亞兵。礮聲忽震。法軍踴躍爭先。勇氣百倍。群發大礮。還擊巴兵。第五路普軍立移礮隊。往據東

隅岡阜。從上擊下。以爲巴兵聲援。轟攻數刻許。普將飛騎諭止。蓋志在專力擣法軍中堅也。已初。第二路巴華厘亞軍爲法軍大礮所攻。難於久持。其中第四枝兵適當前列。故退由廉北。取道勿士多兒。蘭尖薩士畢兩處。逕馳入彌士威刺法軍陳中。與之角戰。至亭午戰方酣。忽聞軍中止戰之令下。時普將所傳之令。但命第五路普軍暫停礮擊耳。巴兵悞會其意。徹隊退回。蘭尖薩士畢。於是法人遂以全軍萃於瓦士。併力合攻第五路普軍。其勢甚銳。普將不支。適第十一路軍至。突前翼助。普軍見有援兵。氣遂大振。力亦愈奮。擊退法軍。時諸路法軍尙未齊來助戰。故擊之稍却。第十九隊第二十隊普軍。逕踰瓦士。進攻依薩疏旋及父厘士威刺。法軍布陳

甚整。屹峙如山嶽。普軍馳驟衝突以撼之。卒不能動一步。第九枝第十枝普軍往來迭進。合攻法軍。第五路普軍與法軍戰於瓦士西隅。力持良苦。迨至未正。普營中號令一新。統率第一路巴華厘亞兵丹將軍領命留軍兩枝於笠山。與法軍決戰。卽督餘兵。取道於笠山林畢士歷。往蘭尖薩士畢。瓦士交界處。與第二路巴軍第五路普軍相接應。助攻法軍。時巴兵正戰於蘭尖薩士畢。普兵正戰於瓦士也。第十二路普軍調往依薩疏旋。力攻父厘士威刺法軍。戈添畢兵移往根士鐵。借第十一路普軍。逕渡沙亞河。巴甸兵留屯於沙亞畢。戰至未正。普法兩軍。人人思奮。諸路畢集。一時勢撼山陵。聲傾雷電。於是瓦士依薩疏旋父厘士威刺三處之兵。皆大呼

角鬪。法軍先據父理威士刺高阜。下擊普軍甚猛。時第一路巴華厘亞兵已抵哥士多父。踞其形勝地。足資控制。但不能扼敵人之吭耳。第二路巴華厘亞軍往代波麻兵以拒敵。波麻兵自晨達午。代窩得兵以戰。法衆至此藥彈俱罄。故以精銳之兵代之。波麻兵既退。窩得兵整隊復往蘭尖薩士畢。重與決戰。時戈添畢兵已進根士鐵。戰至申正。特調戈添畢兵。取道於依巴士。以遏敵軍退路。父理士威刺葡萄園中。法軍萃焉。特調第一路巴華厘亞兵。馳赴擊退之。當未申之交。法國援兵絡繹而至。力攻第五路第十一路普軍。久之卒爲普軍所敗。走。當兩軍之并命於瓦士也。彼此均不能得志。其後第一路巴華厘亞兵勝於哥士多父。戈添畢兵勝於依巴

士北境。於是法軍奪氣。乃始奔北。戰事將竟。法國騎兵以礮攻普軍第五路第十一路。當礮隊至時。普軍靜待其來。俟既近。乃突出擊走之。酉初。法軍退出。父理士威刺繞山而走。遁往必治。普軍騎隊之留屯於桑年勃者。於未秒調之。至根士鐵。翼晨辰初。追襲法軍。是夕。戰罷。普軍皆不歸營。卽於戰場枕戈待旦。騎隊進駐於根士鐵。巴甸軍屯於梳亞畢。終夜巡警。以備不虞。法將麥馬韓既敗。退走沙温。翼日。叙述戰畧。以告法王曰。八月六日。瓦士之戰。我軍奔北。臣忝職守。惶恐萬狀。然實勢迫於不得已。敢爲畧陳一二。是日昧爽。退師威申勃。訓勵士卒。據險拒敵。以期背城借一。得當以報朝廷。因區第一路軍爲三。以一駐士打拉士卜。往趨必治鐵路。防敵

軍之來侵也。以一駐高士外各小鄉。防敵軍之遏絕郵傳也。以一屯於高士之東西山岡。守要據隘以固我軍之聲援也。又分臣所統之軍爲三。以一扼瓦士城之右。立蘇芬村鄉之左。其地林木叢雜。宜於設伏於中。撥二隊駐紐勿利。一隊駐士妥。遙爲犄角。以一取道瓦士。往屯嘉士多孚群谷之中。其地岡嶺迤邐。爲敵軍所必由。更遣一隊。建營其左。聯絡聲勢。以一扼瓦士城之左。依沙蘇存村鄉之右。布置甫定。而第七路殘軍紛然來集。臣加以撫循。附統於第四路軍。辰刻。敵軍突至。嘉士多孚爭踞高阜。以大礮攻擊我軍。臣卽出第一路第三路軍拒之。普軍所發。皆墨迭兒魯士新製鎗礮。鋒銳莫當。臣所統第一路軍。奮然直前。力攻敵軍右翼。不使敵軍

得據形勝。相持久之。敵將退矣。援兵猝來。前後左右。萃於我軍。戰鬪逾時。敵不得利。更出鐵騎攻我右翼。時臣之第二路第三路軍。正在冒危險。致死命。與敵相角。而敵以礮手從高下擊。勢莫能禦。申刻。敵衝入我軍右翼。陳動師犇。遂致敗績。臣懼我軍之殲於敵也。卽以師退。退時肅行列。按隊伍。尙不至於亂次。以濟。以君之靈。退保沙溫。敬待譴責。伏乞速示進止。按麥馬韓於八月五日薄暮。以普軍圍攻甚逼。卽統第一路軍。由威申勃退走。欲據士打拉士卜。往必治輪車鐵路。爲拒守計。卽於六日清晨。調撥兵士。建置營壘。以待普軍。區第一枝兵爲二。左屯於富力威拉。即瓦士之別名。法人呼之爲富力威拉。右屯於烈沙墳林樹下。以二隊筈於紐威刺。以一隊筈於科嘉士都兒。撥

第三枝第一隊兵。往踞小岡之巔。此岡乃由瓦士往嬌多父要道。又分第二隊爲兩營。左筈於富力威拉。右筈於依沙薩善鄉。以第四隊筈於根士鐵。與第三枝兵右翼相連。互爲犄角。第二隊。建營屯駐之所。與馬布倫村相對。撥遣甫竟。第七路殘軍。陸續來歸。乃令附於第四枝軍之後。俾爲殿。於第三枝第二隊。第四枝第一隊營陳之間。撥第二枝之餘勇。介於其後。用以彌補闕伍。此隊之外。乃薩雕兒將軍所統之輕騎。搬尼蠻將軍所督率之鐵甲兵也。第四枝右翼之後。乃棣司肥將軍所領騎兵也。是日辰刻。普軍取道於嬌多父村而至。卒奔馬驟。礮聲震山谷。轟攻法之第一第三枝兵。兩軍相接。彼此鏖戰。法之第一枝兵。奮勇爭前。特張右翼。力拒普軍。

不使其進。逼營壘。頃之普軍至者。如蜂屯蟻聚。時法軍方踞梳亞畢溪之右。普人以礮隔溪攻之。飛彈驟如雨集。顧普軍勢雖甚銳。而法兵志氣不撓。無不踴躍赴鬪。普之偏師。竟爲法兵所擊退。相持至午。普人攻法軍之右。將以蹈其瑕也。普人特選精利鎗隊。衝鋒步卒。命中礮兵。馳登根鐵士高阜。力擊第二枝第三枝法兵。每發必準。法不能當。時第二隊法兵方據依沙薩善鄉。苦持力抗。絕不退避。其礮軍雖精練。其騎隊雖整齊。但終不及普軍之善戰。角鬪數時。法之右翼先奔。陳伍零落。不能成列。迨至申秒。麥馬韓下令軍中。拔陳退師。命第二枝軍爲殿。以保衛各軍。俾普軍不敢窮追。見逼。法軍取道於尼得布倫。退駐沙温。於時第五軍統兵將軍李拔

適至其地。是役也。在陳傷亡將士。一時不知凡幾。或謂麥馬韓於是日。調師遣衆。整練有法。統十萬之衆。指臂相聯。呼吸相應。有若一人。而卒至於敗者。以普軍特出多衆。萃攻。遂至衆寡不敵也。戰時麥馬韓墜於深坑。幾死。幸有援之者。乃得出。初法自瓦士兵敗後。久不得大將。麥馬韓消息。或疑其已授命於疆場間。不知非死也。蓋是日當戰時。麥馬韓驟馬往來指揮軍士。最後馬忽失足。陷一塹中。深不能起。時麥馬韓已瞑眩弗省。繼有軍士過其地者。聞塹下有呻吟聲。異而窺之。乃麥馬韓也。遂援之起。七日。有日報主筆文士。道經南土。見麥馬韓乘病卒之車。長驅而來。欲取糗糒於城守將軍。蓋彼軍不食者。已一晝夜餘矣。枵腹雷鳴。饑腸如轆轤。委頓

之狀。殆不能堪。所有後隊載糧之車。盡爲敵人所俘奪。故其億如此。麥馬韓步行入城守軍營。營中軍士無一識之者。於時麥馬韓自頂至踵。塵垢狼藉。左右護肩。悉爲礮彈所毀。戰衣前後。已有數彈孔。有一飛丸至。碎其護鏡。手亦受微傷。衆軍觀其狼狽情形。莫有知爲大師者。頃之。城守將軍知麥馬韓至。遂出迓接甚恭。急命取食物至。供給軍士。麥馬韓亦飢甚。口嚼乾糲。而手書奏疏。既竟。卽乘輪車他往。軍士糈餉隨其後。當出時。或有問於麥馬韓曰。我營甲士尙無恙乎。麥馬韓搖首嘆曰。無一甲一兵存矣。法國軍制。別有一等若甲軍士。以備衝鋒陷陣之用。卽所謂精銳也。八月八日寅正。天未昧爽。法王猶在蔑士大營。遽急音與后云。今者朕營與麥馬韓。信音中阻。自昨至茲。未得其軍中消息。據

別將挨哥兒所云。謂麥馬韓因衆寡不敵。遂至敗走。彼時斂軍而退。隊伍先後。無不整肅。有法。沙河左右之戰。初以爲無關大局。迨後敵軍續至者愈衆。然我國第二路軍奮力持擊。未甘退讓一步也。鬪至酉正。敵軍大隊繼進。於是我軍退屯高阜。是夜頗稱鎮靜。今朕自處中堅。扼守要害。以期居中調禦。制敵獲勝。卯刻。法王又寄第二書與后云。昨日孚卜之戰。助第三路軍出攻者。僅有兩枝兵耳。拉麥路。飛厘兩將所統之軍。以及翰臨軍。皆駐守營壘。按兵不動。是日亭午。兩軍相接。兵氣甚壯。盡銳爭先。初以爲一鼓可下耳。然林樹中所伏普軍。勢若蟻聚。時踴躍出擊。衝突我營。相持至暮。我軍縱橫要擊。志無少懈。彼軍已隱有退心。忽普人有新兵一隊。由

沙河左右高甸村而來。大呼馳驟以前。我將富魯實之軍。爲所擊退。今日收集潰卒。屯於蔑士。聞麥馬韓戰於富力威拉。臨陳傷亡者約兵五枝。其故因飛厘將軍未能與之合力夾擊也。至其進退戰守方略如何。迄今未知其詳。傳聞騎兵亦齊出戰。普營所用者。皆墨迭兒魯士礮。命中及遠。發無可禦。我軍死者如積。以上皆法王之書。法自威申勃孚卜瓦士三戰三北之後。士卒委靡。疆圉震動。法將麥馬韓知沙温必不能守。不如南士有險可據。足以待敵。於是又退屯南士。自此法國邊境諸要地。望風瓦解。如孚卜勝晏和沙厘高甸科嬌門科力呢尼得布論威申勃羅得畢等鄉。霞交嫩沙温沙厘嬌棉皆爲普軍所據。傳檄以定。爭先納款。科士畢必治。士打拉士卜

諸城亦爲普軍所圍。環攻以重困之。法將堅拉白時築營於沙龍。知軍心漸渙。乘間問統兵員弁曰。軍士有嗟怨者乎。對曰有之。皆宣言不願從軍。欲歸京師。堅拉白盛怒作色曰。汝非法人乎。朝廷養士。正於斯時。我儕報國。亦在今日。遂取選事兵士數其罪而誅之。軍中始肅然。瓦士戰後翼日。法將錢加拿謁見法王於蔑士。緬述是日之戰。法師大奔。被擒者六千。傷亡者五千。敗走之時。漫無紀律。軍中輜重委棄一空。繼爲普國騎兵乘勝窮追。則併棄其器械甲冑而逃。普軍戰死陳傷者三千五百人。法軍敗北。未有若是之耻也。越一日。普將移檄諸營。叙述威申勃孚卜瓦士三處戰後。進師方畧云。前者以君威德。將士用命。捷音屢奏。三覆敵軍。敵之西隅

諸省已爲我軍所攻入。我將卑敦比耶統兵踞敵礮臺。不忍多至殺傷。諭令投誠。敵軍依附險阻。悍然拒命。今攻具已齊。進攻在即。摩思厘河爲普法兩軍往來通道。由蔑士達南士自北至南。皆當衝要。爲我軍所必爭。故我大將士顛密士統兵近在其地。沿河悉守以重兵。敵軍半渡。即可擊也。郡王之兵距河稍遠。王子大營。又在其南。三營相爲犄角。互作聲援。頃聞敵軍速集。師徒爭踞形勝。恃其地利。必來再戰。以圖復仇。其與我爭戰之地。必在蔑士南士摩思厘河濱。昨已傳檄告諭我軍。慎爲之備。我軍首尾相連。呼吸可應。我之騎兵已潛躡敵軍之後。夤夜疾趨。雖蹂躪於風雨之中。亦無所憚。敵軍之行雖速。必無暇聚衆矣。今敵軍退守摩思厘瀕河諸

地。法王大營由蔑士屯至瓦頓。預爲走避計。我郡王已統前隊由巴厘德毛辰徑趨瓦頓。我軍未至瓦但礮臺。敵已委之先去矣。鎗礮輜重盡爲我得。當敵軍將退時。我大將士顛密士之兵先至。爭登礮臺。用敵礮以攻敵軍。截其所往。敵軍皆匿避土壘後。雖突出。然傷已過半。此敵軍近日情形也。謹狀其事如檄。瓦士之戰。法將麥馬韓所統之兵不下二十萬。旣北。收集殘軍。由沙温退守南士。普王子卽率十五萬衆追之。輕騎深入。距法王蔑士大營僅六里許。乘勝進攻南士。八月十三日。遂下其城。普國騎軍已集蔑士。不日大舉決戰。按普所用火器。專恃墨迭兒魯士礮。迴與別礮不同。制度畧如六門鎗。四周有八輪。皆可旋轉。每輪納彈三十七枚。一瞥睨

許。可。施。放。八。輪。發。彈。二。百。九。十。六。枚。礮。形。不。甚。廣。巨。其。用。極。爲。迅。速。八。輪。皆。以。螺。絲。嵌。入。不。用。之。時。卽。可。卸。置。倘。若。臨。陳。敗。北。卽。將。礮。身。分。散。委。棄。敵。軍。得。之。亦。無。所。用。按。制。造。此。礮。工。料。亦。不。甚。費。今。中。國。鑄。砲。局。中。若。能。仿。而。行。之。用。以。勦。賊。必。可。速。收。其。效。也。顧。普。法。用。器。同。而。勝。負。不。同。者。非。製。造。有。優。劣。在。乎。善。用。與。不。善。用。耳。普。國。有。一。種。新。製。火。藥。係。軍。局。中。獨。得。之。秘。不。輕。示。人。其。藥。用。棉。花。爲。質。造。成。如。紙。乃。以。化。學。煉。就。較。之。硝。磺。所。製。者。價。廉。而。力。猛。而。又。便。捷。異。常。且。燃。放。之。後。絕。少。渣。滓。此。普。所。以。勝。於。法。軍。也。况。乎。行。師。之。要。首。在。乎。明。山。川。之。阨。塞。審。道。路。之。險。夷。必。其。曲。折。隱。微。洞。悉。於。心。目。之。間。而。後。設。伏。進。兵。咸。中。要。害。普。國。統。兵。之。官。自。副。協。偏。裨。以。迄。總。長。弁。目。夾。袋。中。無。不。有。法。國。地。理。圖。一。冊。以。爲。

指。南。圖。中。所。載。何。處。有。山。岡。何。處。有。川。河。何。處。有。城。郭。何。處。有。村。鄉。其。大。小。遠。近。街。市。里。閭。纖。悉。咸。備。朗。若。列。眉。他。如。山。溪。之。高。深。兵。防。之。險。固。糧。儲。之。贏。絀。戍。守。之。單。厚。敵。將。之。優。劣。民。俗。之。醇。澆。若。者。難。攻。若。者。易。取。若。者。宜。戰。若。者。宜。守。若。者。當。先。若。者。當。後。若。者。可。以。緩。若。者。可。以。急。無。不。一。一。詳。錄。創。畫。是。圖。者。軍。師。毛。奇。也。軍。中。皆。奉。爲。依。歸。是。以。所。向。克。捷。勢。如。破。竹。夫。古。者。軍。行。鄉。導。爲。先。蓋。不。知。地。理。兵。法。所。忌。今。普。國。大。小。軍。員。於。敵。國。地。理。明。哲。如。此。披。圖。一。覽。了。如。指。掌。宜。乎。胸。有。成。見。敵。無。遁。形。必。勝。之。機。若。操。左。券。矣。按。法。國。地。圖。之。作。蓋。創。於。毛。奇。毛。奇。具。有。深。識。遠。慮。生。平。韜。畧。所。長。尤。在。地。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四。月。毛。奇。潛。至。法。國。相。度。形。

勢窺察險隘。每至一處。則以筆繪圖。曲盡纖微。初宿於巴騫斐。躋其高阜。曠覽四周。并登礮臺。詳稽遠近。次日。至沙魯士。時法人已知其至之消息。即遣守備參苗兒。由法之里鄔市。潛躡其後。而以其若何舉動。密達法王。一日天雨淋漓。毛奇亦冒雨過征。不復暫駐。至瓦低溫那鄉。又至般鄉。旋至地厘富孚。翼日。即由地厘富孚。至摩思厘。凡毛奇所至之地。守備縷述其行踪。以電報上告法王。并請嗣後必窮其所往否。法王命其遙從勿止。毛奇因是繪有法國輿圖。曲折細微。無一不具。毛奇先至普法交境。於沙勃勒邑小住。一日籌度守禦之方。布置周密。殆無遺算。同時普郡王著一書。備言攻戰之法。即所謂制法芻言者也。嗚呼普法戰爭之舉。人皆以為

兵釁由於法。無不指為戎首禍胎。抑知普人久已蓄伐法之念。其處心積慮。已匪伊朝夕矣。觀此一端可知矣。

逸史氏王韜曰。普之與法。戰也。越境而攻。人之國。懸軍深入。普客而法主。普勞而法逸。普攻而法守。其難易之間。迥不相侔。宜乎法勝而普敗。乃普用兵以來。所向克捷。勢如破竹者。何哉。則普軍明于地利。故也。戰事初興。凡巴華厘亞兵一旗。則給派地理圖數萬幅。圖中繪畫詳明。彼疆此界。纖悉備載。是以一至法地。凡遇崎嶇曲折之處。無不瞭于心目。即屬至小村落。農人三五家。零星雜居者。圖中無不一一畢具。其圖係以影像之法。照出精妙便捷。曲盡細微。係用藤紙染印。堅韌柔密。最可經久。且可無用別紙裝潢。其費甚廉。舒之則成巨幅。摺之則止一方。行軍之初。願發二百萬本于營中。將士均貯之于懷中。夾袋取携。長便荷有。敵渝。則更易新者。軍士以此稔悉地勢。按圖閱歷。洞曉胸中。臨戰用之。設伏堵要。出奇無窮。烏有不勝者哉。

論者謂普法交兵之始。由明者觀之。勝負之數。已可逆料矣。法有必敗之道三。曰驕兵也。憤兵也。佳兵也。普有必勝之道三。曰理足也。氣盛也。不得已而用之也。邇來歐洲諸國。發奮自雄者。指不勝屈。而普國尤其卓然表著者。何則其君懷仁愛之心。其臣皆經濟之才。其君臣上下。勵精圖治。亦既有年。雖不勝噍伐。壞制法。而

